



宗密之禪宗史觀

幻生

論「禪門師資承襲圖」

(續上期)

二 牛頭宗

牛頭宗爲牛頭法融所創立的禪宗一派，在中唐時代具有很大勢力，他不屬南北二宗，標舉其獨自的宗風。宗密在禪源諸詮集都序、禪門師資承襲圖、圓覺經大疏鈔中均有論述。其禪門師資承襲圖與禪源諸詮集都序所記，極爲類似，茲就禪門師資承襲圖，與圓覺經大疏鈔所記，比較如下：

一、禪門師資承襲圖說：

牛頭宗者，從四祖下傍出。根本有慧融禪師者，道性高簡，神慧聪利，先因多年窮究諸部般若之教，已悟諸法本空迷情妄執，後遇四祖，印其所解空理，然於空處顯示不空妙性故，不俟久學，而悟解洞明。四祖語曰：此法從上只委一人吾已付囑弟子弘忍訖（即五祖也），汝可別自建立。後遂於牛頭山，別建一宗，當第一祖，展轉乃至六代（後第五祖師智威有弟子馬素，素有弟子道欽，即徑山是也）。此一宗不關南北二宗。其南北二宗，自出於五祖門下。五祖以前，都未有南北之稱。（**已**續一一〇·四三三c——d）

二、圓覺經大疏鈔說：

疏有本無事而忘情者，第五家也。即四祖下分出也。其先即牛頭慧融大師，是五祖忍大師同學。四祖委囑忍大師繼代之後，方與融相見。融通（道？）性高簡，神慧聪利，久精般若空宗，於一切法已無計執。後遇四祖，於方（不？）空

無相體顯出絕待靈心本覺，故不俟久學，便悟解洞明。四祖語曰：此法從上一代，只委一人，吾已有嗣，如（汝？）可自建立。融遂於牛頭山，息緣忘情，修無相理，當第一祖。智嚴第二，慧方第三，法持第四，智威第五，慧忠第六。智威弟子潤州鶴林寺馬素和上，素弟子徑山道欽和上相襲，傳此宗旨。（**已**續一四·二七九b）

禪門師資承襲圖與圓覺經大疏鈔都說，牛頭宗是由四祖下所傍出，以牛頭慧融爲開祖。慧融就是牛頭法融（五九四——六五七）。法融初從三論宗吳法師出家，貞觀十七年（六四三）以後，在牛頭山幽棲寺修禪，著有心銘與絕觀論。其弟子有曇璀、智嚴。承襲圖與大疏鈔對法融的記述相同，稱其「道性高簡，神慧聪利」。「道性」便是德性，謂其德性高勝。禪宗用「道性」一詞，不乏其例，如楞伽師資記序文說：「道性恹恹而無際，放曠清微，壞大千以寂寥，通古今而性淨。」（大正八五·一二八三中）法融遇四祖而悟解洞明，圓覺經大疏鈔說：「後遇四祖，於不空無相體，顯出絕待靈心本覺，故不俟久學，便悟解洞明。」在不空無相之中，顯出絕待靈心本覺，這是以荷澤宗的立場來理解牛頭宗的。牛頭法融的思想，見於他的絕觀論中，是以空無相思想爲主，決不會說出絕待靈心本覺如靈知不昧的一心。禪門師資承襲圖說：「於空處顯示不空妙性故」，這是比較妥當的。以不空妙性解釋靈心本覺，似乎說得太過。

禪門師資承襲圖說，法融窮究般若學多年，已悟諸法本空迷情妄執，後遇四祖印可。圓覺經大疏鈔與禪源諸詮集都序，所記

均同。至於道信見法融道氣而去牛頭之說，始於劉禹錫的「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」，其後祖堂集、宋高僧傳、景德傳燈錄等，都受了他的影响而記述道信與法融的關係。其事是否可信，頗成問題。宗密在圓覺經大疏鈔及禪門師資承襲圖中，記述法融遇四祖印可之事應該重視。或說法融遇道信之事是否為事實？道宣在續高僧傳法融傳中，一點都未提到法融與道信相見的關係。記載道信與法融之關係的是劉禹錫（七七二——八四二），他在「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」中說：

貞觀中，雙峯過江望牛頭，頓錫曰：此山有道氣，宜有得之者。乃東，果與大師相遇。性合神契，至於無言同躋智地，密付真印，揭立江左，名聞九圍。學徒百千如水歸海，由其門而為天人師者，皆脈分焉。（全唐文六〇六卷）

「新塔記」寫於太和三年（八二九），比宗密寫禪門師資承襲圖畧早，這說明法融與道信的關係成為問題。李華寫的「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」，其中說：

初達摩祖師傳法三世至信大師，信門人達者曰融大師，居牛頭山，得自然智慧。信大師就而證之，且曰：七佛教戒諸三昧門，語有差別，義無差別。羣生根器，各各不同，唯最上乘攝而歸一。涼風既至，百實皆成。汝能總持，吾亦隨喜。由是無上覺路，分為此宗。融大師講法，則金蓮冬敷，頓錫而靈泉滿溢。東夷西域，得神足者，赴會聽焉。融授嚴大師，嚴授方大師，方授持大師，持授威大師，凡七世矣。（全唐文卷三二〇）

這是記載道信與法融之事。如此看來，宗密在世之時，或其更早，法融與道信的關係已經被記載下來。

宗密說到牛頭宗的法系，舉出法融、智嚴、慧方，法持、智威、慧忠等師資相承。智威與慧忠時代，相當北宗神秀與南宗慧能的活躍時代。他在禪門師資承襲圖中，又記智威之下有馬素、道欽相承。馬素為鶴林玄素（六六八——七五二），亦名元素，字道清，潤州延陵人。俗姓馬，武后如意、長壽（六九二）之年出家，住江寧長壽寺，後在牛頭山幽棲寺從智威學，開元年間入

鶴林寺。其弟子有法鑑、法欽。馬素的傳記，有李華寫的「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」。道欽為徑山法欽（七一四——七九二），俗姓朱，吳郡崑山人。二十八歲，依玄素出家，後在徑山修行。大曆年間，因代宗問法，賜國一大師之號。歸山後，於建中（七八〇——七八三）年間，住龍興寺。示寂後，諡大覺禪師。其弟子初有崇惠，後有華嚴宗澄觀，西堂寺智藏等。他的傳說，有李吉甫（七六〇——八一四）撰的「杭州徑山寺大覺禪師碑銘並序」（全唐文卷五一二）。

禪門師資承襲圖最後說，牛頭宗不關南北二宗。宗密認為，南北二宗是從五祖下分出的，牛頭宗是由四祖下分出的，所以不屬南北二宗。然而牛頭宗是否為四祖分出的，不能明確地斷定，這是一個問題。但牛頭宗別於南北二宗的問題，清涼澄觀已經指出。

附帶說到牛頭法融的絕觀論問題，最先明確地指出絕觀論為法融所著的，是圭峯宗密。他在圓覺經大疏鈔卷十一說：「初云不必修此者，上上機也。如二祖六祖之迹，即當其人。志公傳生，作歌偈等，亦對此機。故牛頭融大師，有絕觀論。」（卍續一四·四五三C）永明延壽宗鏡錄卷九十七，引用牛頭融大師的絕觀論。在九世紀初葉，絕觀論還是記載法融所著，並沒有成為「菩提達摩絕觀論」。牛頭宗與達摩禪具有很深關係，而牛頭融大師的絕觀論，後來亦成了菩提達摩的絕觀論。宗密確實讀過法融的絕觀論，他將「絕觀」之意，記述在圓覺經大疏鈔中。

其次，論到牛頭宗的思想法義，禪源諸詮集都序、禪門師資承襲圖、圓覺經大疏鈔均有記述，分別引錄如下，用以對照：

一、禪源諸詮集都序說：

二泯絕無寄宗者，說凡聖等法，皆如夢幻，都無所有，本來空寂，非今始無。即此達無之智，亦不可得。平等法界，無佛無眾生，法界亦是假名。心既不有，誰言法界？無修不修，無佛不佛。設有一法，勝過涅槃，我說亦如夢幻。無法可拘，無佛可作，凡所有作，皆是迷妄。如此了達，本來無事，心無所寄，方免顛倒，始名解脫。石頭、牛頭，下至徑山，皆承此理，使令心行與此相應，不令滯情於一法上。日

久功至，塵習自亡，則於冤親苦樂，一切無礙。因此便有一類道士、儒生、閑僧，汎參禪理者，皆說此言，便為臻極。不知此宗不但以此言為法，荷澤、江西、天台等門下，亦說此理，然非所宗。（大正四八·四〇二下）

二、禪門師資承襲圖說：

牛頭宗意者，體諸法如夢，本來無事，心境本寂，非今始空。迷之為有，即見榮枯貴賤等事。事跡既有相違相順，故生愛惡等情。情生則諸苦所繫。夢作夢受，何損何益。有此能了之智，亦如夢心。乃至設有一法過於涅槃，亦如夢如幻。既達本來無事，理宜喪已忘情。情忘即絕苦因，方度一切苦厄。此以忘情為修也。

評曰：前以念念全真為悟，任心為修；此以本無事為悟，忘情為修。（**已**續一一〇·四三六 a——b）

三、圓覺經大疏鈔說：

言本無事者，是所悟理。謂心境本空，非今始寂。迷之謂有，所以生憎愛等情。情生諸苦所繫。夢作夢受。故了達本來無等，即須喪已忘情。情忘即度苦厄，故以忘情為修行也。前以觸類是通為悟，而任心是修，此以本無事為悟，忘情為修。又此與前兩家皆異者，且就悟理而言者。第三家一切皆妄，第四一切皆真，此則一切皆無。就行說者，第三家一切滅妄，第四縱任心性，此則休心不起。又三是滅病，四是任病，五是止病。如下文說。（**已**續一四·二七九 b——c）

由以上三書所記對照來看，牛頭宗的法義，在說明諸法如夢，本來無事。若本來無事，則『心境本寂』。景德傳燈錄卷三十引牛頭法融的「心銘」說：『境隨心滅，心隨境無，兩處不生，寂靜虛明。』（大正五一·四五七下）本來空寂，執有而迷生，迷生則生憎愛等情，情生便為諸苦所繫。若知本來無事，則喪已忘情，不為所縛。牛頭宗的修行，可說在於「忘情」。說本來無事的牛頭宗思想，法融的心銘有：『心性不生，何須知見。本無一法，誰論熏鍊。往返無端，追尋不見，一切莫作，明寂自現。』（大正五一·四五七中）本無一法，一切莫作，這是最好的說明。

牛頭禪的修行方法，依宗密的見解，是在「忘情」。這與牛頭慧忠的見解稍異。宗鏡錄九十七引牛頭山忠和尙的語錄法：

牛頭山忠和尙，學人問：夫入道者如何用心？答曰：一切諸法本自不生，今則無滅。汝但任心自在，不須制止，直見直聞，直來直去，須行即行，須住即住，此即真道。經云：緣起是道場，知如實故。又問：今欲修道，作何方便而得解脫？答曰：求佛之人，不作方便，頓了心原，明見佛性，即心即佛，非妄非真。故經云：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。（大正四八·九五四中）

慧忠對學人問入道用心，答以一切諸法本來不生不滅，只要任心自在，不須制止煩惱，因為本來不生，那裏還有煩惱可以制止？宗密對牛頭宗的見解，到處都以「忘情」為其修行方法，這與慧忠所說的修行方法，是有不少差異的。

朝鮮的知訥，在其「法集別行錄節要並入私記」裏，就宗密對牛頭宗及洪州宗的見解，加以批判說：

洪州常云：貪瞋慈善，皆是佛性。有何別者？如人但觀濕性，始終無異，不知濟舟覆舟功過懸殊。故彼宗於頓悟門，雖近而未的，於漸修門而全乖。牛頭已達空故，於頓悟門而半了，以忘情故，於漸修門而無虧。北宗但是漸修，全無頓悟，故修亦非真。荷澤則必先頓悟，依悟而修。據此文義，洪州於頓悟門，近而未的；牛頭半了。如是則凡修心人，唯取信於荷澤，不取信於餘宗必矣。然觀其叙洪州、牛頭二宗之意，能深能廣，窮極秘隱，使修心人豁然，自見於語言動用中，何其妙密旨趣如斯未詳。密師之意，於二宗旨，毀耶讚耶，然但破後學如言之執，使其圓悟如來知見，而於二宗無毀讚心，何以知之？且如禪源諸詮集序，分判三宗，其畧曰：一息妄修心宗（北宗），二泯絕無寄宗（牛頭），說凡聖等法，皆如夢幻；汎參禪理者，皆說此言，便為臻極，不知此宗，不但以此言為法。以此而推密師，豈不知牛頭之道圓滿成就耶？而云半了者，為但認空寂之理為極者，欲令知自性本用，靈知之心，方為圓了耳。（未完待續）